

苏联电影剧本选集

苏联电影剧本选集

2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9·北京

苏联电影剧本选集

• 2 •

*

中国电影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西單倉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

开本850×1168公厘 $\frac{1}{32}$ • 印張20 • 插頁4 • 字數: 488,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750册 (另印精裝本1,530册)

統一書号: 10061 • 159

定价: 2.10元

第二卷說明

本卷包括《在十月的日子裡》、《夏伯陽》、《肖爾斯》、《我們來自喀琅施塔得》、《波羅的海代表》、《政府委員》和《鄉村女教師》。

《在十月的日子裡》是蘇聯著名電影藝術家瓦西里耶夫和奧喬為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而寫的。作者們根據大量歷史著作、文獻記載以及參加當時鬥爭的人們的回憶，創造出規模宏偉的歷史畫幅，力求使它響徹着“十月革命生活的波濤和激蕩的聲響”。影片於1958年在列寧格勒電影制片廠製成，由瓦西里耶夫導演。電影劇本根據1957年第4、6期《青年近衛軍》雜誌譯出。

《夏伯陽》是蘇聯電影的經典性作品之一，表現了國內戰爭中傳奇式的英雄夏伯陽的成長，以及黨如何克服夏伯陽師的自發性，把它導向了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和勝利的道路。這部作品是新的蘇維埃電影藝術形成時期的總結和頂峰，同時又為社會主義實現主義電影藝術的確立奠定了基礎。編劇和導演都是瓦西里耶夫兄弟。著名演員巴保其金在影片中扮演了主角夏伯陽。影片於1934年在列寧格勒電影制片廠製成。譯文根據的是《蘇聯電影劇本選》第一卷，蘇聯電影出版社1951年出版。

《肖爾斯》是由蘇聯已故的電影藝術大師杜甫仁科編劇並導演的。作者以史詩的筆觸和強烈的革命浪漫主義的色彩，塑造了有“烏克蘭的夏伯陽”之稱的國內戰爭英雄肖爾斯的形象。整個作品表現出來的烏克蘭人民對白匪軍進行鬥爭的雄偉氣魄和昂揚氣概，充分反映了杜甫仁科的創作個性和特點。影片於1939年在基輔電影制片廠製成。電影劇本根據《杜甫仁科選集》，蘇聯藝術出版社1957年版譯出。

《我們來自喀琅施塔得》是蘇聯已故著名作家維什涅夫斯基

的杰作之一。作者以寒冷严酷的波罗的海为总的背景，創造出国内战争时期紅海軍的英雄群象。作品的每一个場面都写得簡洁紧凑，充溢着作者不可遏止的激情。影片于1936年由著名导演吉甘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攝制完成。电影剧本根据《維什涅夫斯基全集》第二卷，苏联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譯出。

《波罗的海代表》根据偉大的俄罗斯学者齐米梁节夫的史实，表現了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維克党如何喚醒科学家們的創造力量，使他們冲倒旧制度在人民和知識分子之間筑成的高牆，貢獻出自己的一切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参加电影剧本写作的有德艾里、拉赫曼諾夫、扎尔赫依和赫依費茨。影片由扎尔赫依和赫依費茨导演，于1937年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攝制完成。著名演員契尔卡索夫扮演的波列沙耶夫教授一角，被認為是表演艺术中的一个光輝范例。譯文根据的版本与《夏伯陽》同。

《政府委員》描写了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在党的教育下成長为国务活动家的过程，剧本通过女主人公索闊洛娃的形象，反映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們精神面貌中所引起的巨大变化。电影剧本是著名电影剧作家維諾格拉德斯卡婭創作的，由导演扎尔赫依和赫依費茨于1940年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制成影片。譯文根据的是《苏联电影剧本选》第三卷，1940年版。

由著名电影剧作家斯米尔諾娃編写的《乡村女教师》，密切联系着重大的历史事件，表現了一个普通苏維埃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女教师的平凡而又偉大的一生。电影剧本充分显示出思想的崇高、情感的亲切和形式的和諧，于1947年由导演頓斯闊依在兒童电影联合制片厂制成影片。著名演員瑪列茨卡婭扮演的乡村女教师，正如她在影片《政府委員》中所創造的索闊洛娃一样，有極高的造詣。譯文根据的是《斯米尔諾娃电影剧本选》，苏联电影出版社1952年版。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八月

目 次

在十月的日子里 (黎荔黛 伍茵卿譯)	瓦西里耶夫等 (1)
夏伯陽 (傅佩希譯)	瓦西里耶夫兄弟 (200)
肖尔斯 (桴 鳴譯)	杜甫仁科 (273)
我們来自喀琅施塔得 (李邦媛譯)	維什涅夫斯基 (367)
波罗的海代表 (傅佩希譯)	扎尔赫依等 (419)
政府委員 (刘 迟譯)	維諾格拉德斯卡婭 (469)
乡村女教师 (鄭雪來譯)	斯米尔諾娃 (555)

在十月的日子里

瓦西里耶夫 著
奥 吞



作 者 的 話

我們在写这部描写列宁和十月革命的电影文学剧本时，曾力求能够使它，用娜·康·克魯普斯卡娅的話來說，响徹着“十月革命生活的波濤和激蕩的声响”。因此，除了历史学家的著作和文献記載外，我們还引用了一些直接参加过十月革命的斗争，曾在街壘的这面或那面作过战的人們所提出来的、發表过或未曾發表过的証明。我們讀了他們的信件、日記、回忆录以及其后关于这次偉大革命的意义和性質的爭論。尽管这些回忆中有許多含有偏袒、主觀的成分，在其中仍然可以辨別出一些独立的特点、客觀的情况和真正的对时代的直感。

我們的任务是严格遵循着事实；不仅尽可能准确地再現历史人物的行动，而且也尽可能引用他們的原話。但是在每一部艺术作品中，某些細節不可避免地要有些前后顛倒，有些事件要加以渲染、集中；自然还要加进一些假想的人物。

我們願意借此机会，向十月革命中央档案庫，全苏列宁圖書館，列宁格勒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圖書館和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务档案庫表示謝意，感謝他們對我們的工作所給予的帮助。

第一 部

一輛支起了車篷的出租馬車嘎達嘎達地搖晃着，經過阿普拉克辛市場和侍從大樓，一直向涅瓦大街駛去。

馬蹄在潮濕的、木塊鋪成的路面上暗悶地發出得得聲。

馬車里坐着兩個士兵，年歲都已經不輕了。他們穿着很有些資歷的舊軍大衣，看起來都很疲乏。他們透過蒙蒙秋雨，注意地觀察着旁邊人行道上川流不息的彼得格勒的人群。……

沿着一堵牆壁，一动不动地佇立着一道長長的行列。……

一些穿着軍大衣的、頭髮亂蓬蓬的人正在起勁地賣着葵花子和蘋果。

馬車夫滿不在乎地听任雨水落到自己濃密的大鬍子上，他半轉過身來向着自己的乘客，拉起話來：

“咱們的那些協約國是怎么回事？他們原來不支持咱們嗎？”

“是啊，協約國！”年齡更大一些的那個士兵，陰郁地冷笑了一下。“老弟，他們比咱們可要聰明得多呢！誰都不把自己的軍隊送到德國人跟前，只把咱們這些傻瓜送去……說是，你現在就去死吧，我可還要等一等呢！哼，可是咱們还挺高興去拼命哩。……”

一輛擠滿了“吊死鬼”^①的電車响着鈴聲，轟隆隆地急馳過去，到了電車站把閘猛地一收。

步行的人群立刻像進攻似的冲向車廂。

① 吊死鬼：指擠在車廂門外的乘客。

馬車只得在一根粗大的廣告柱旁邊停下來等着。被雨水浸濕了的戲報、廣告一張張都鼓了起來；這是一些小戲院和帶演雜劇的咖啡館的廣告，還有政黨的傳單，召魂術者和靈魂學者們舉行晚會的通知，也有未來派詩人舉行朗誦會的通知以及宣布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招貼，上面說，在末日來臨之前應當去參加救世軍等等。

三個衣着體面、保養有方的先生，正在一把四周垂着結實的小球、閃閃發光的大綢傘的可靠庇護下，瀏覽着這些招貼。

一個士兵的眼里冒出了惡狠狠的光芒：

“革命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讓資產階級老爺們發橫財嗎？”

“可咱們的弟兄們又怎麼樣呢？”車夫抱憾地聳聳肩，“最初倒是熱火朝天地干起來了！可是以後呢——又把事業扔得遠遠的了。也許是干厭煩了吧……就像爛泥捏的罐子似的，一烤倒是馬上就熱，可是沒一會兒功夫也就涼了。”

電車鈴聲叮當響着，向前移動了。

馬車彎到了涅瓦大街上。兩個乘客兴致勃勃地環顧着四周。

迎面慢吞吞地駛來一輛卡車，上面裝飾着三色旗、花草和“自由公債”的標語。卡車被一群人圍着，車上擁擠着一群男女中學生和童子軍，手里都揮舞着小旗，口里喊着“烏拉”。他們的頭上是一幅橫幅標語，口號是“把戰爭進行到全勝”。

“‘到全勝’，你瞧瞧吧，巴甫洛夫！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都是些英雄！”一個士兵用胳膊肘碰了碰另一個，“最好讓他們自己去進攻……看看德國人是不是一下子就跑得無影無蹤了！”

“這不過是些吃奶的孩子……他們能負什麼責任！”巴甫洛夫回答說，“倒是應當把那些人趕到前綫上去！他們在這兒成群結隊地晃來晃去，可是在那邊你就打着燈籠也找不到！”他用手指着一群軍官說。那些軍官打扮得花花公子似的，正在那邊圍着兩個矯飾地放聲大笑着的姑娘。

人行道，馬路，亞力山大劇院前的花園——到處都密密地擠滿了人群。這邊或那邊時時聚集起一小群人，在他們中間，那些業餘的演說家們，利用了一切可以找到的高地，把身子高高地聳出在眾人之上。

賣報人也在这里擠來擠去，口里喊着最新的消息；一隊徒手的民警巡邏隊，穿着普通服裝，戴着小禮帽或便帽，臂上系着紅布條，凍得瑟瑟縮縮的，又竭力想保持着尊嚴；一些廣告“三明治”^①帶着大幅宣傳圖擠來擠去。宣傳圖上，一面畫着一個少女，用手撐在背後使赤裸的胸部高聳，旁邊寫着：“涅瓦滑稽戲。轟動一時。每日公演《袒胸露臂的姑娘》。”而另一面是一個跳大腿舞的女郎正一脚踢在一個穿褶外衣的大鬍子男人的臉上，寫的是：“火速去看。每日公演。特路易茨基滑稽戲場上演《拉斯普庭的秘密》。”而在這一切之上，是在雨水中閃閃發光的、手中擎着小紅旗的“叶卡杰琳娜女皇”的紀念像。

馬車夫把身子整個轉過來向着乘客，談話談出了神。

突然馬車猛地顛蹶了一下，接着就是一聲女人的尖叫和一聲男人的咒罵。

還沒等車夫回過頭來，那匹馬已經轉過身子，和馬車成了個直角。

“往哪兒趕，笨蛋！”

一張緊眉瞪眼的凶惡面孔，頭上戴着軍便帽。

軍官狂怒地撲向馬車夫，抓住他的長大衣袖子，猛烈地搖撼着，把他從坐位上拉下來。

“我要教訓教訓你，丑貨！”

裹在外衣里的馬車夫雙膝跪下懇求說：

“對不住，老爺！……開恩吧……”

一個穿着護士服裝的女人向軍官沖過來：

① 即胸前和背後都懸掛着廣告的人。

“不許这样！看上帝面上……”

軍官狂暴地把她推开，再度扑向車夫。……

可是兩双强壯的、士兵的手抓住了他的肩膀。

出事地点周圍已經密密地圍上了一群人。

“放开手，下賤貨！”軍官破口大罵，“敢碰一下我的肩章，就揍死你們！”

“請看，这就是英勇的祖国保衛者們！”一个头戴小礼帽的演說家激动地大声叫着，想把一窩蜂离去的听众再吸引回来。

“他們不去杀死德国人，反而举起手来打軍官。”

“他自己的手先放肆起来的！”人群中一个戴工人帽的小伙子喊出来。“他可別以为現在是沙皇制度！”

“正确得很！”演說家諷刺地喊道，“当然喽！不是沙皇制度！自由了嘛！”

“您最好先問問这些狗崽子，什么是自由，”軍官猛然轉过身来冲着演說家。“逃兵！軍隊在流血，他們可坐着馬車逛涅瓦大街。”

年岁大些的兵士陰郁地冷笑了一声：

“我們自己的血倒是流过了……現在該輪到您啦，大人……您去打仗吧！可要把和平給我們，單独的媾和也好，耻辱的和平也好，隨您的便，就是要和平！我們就是为它才来的。”

“煽动者！”戴小礼帽的人嚷嚷起来，“德国間諜！逮捕他們！”

“他們出卖了俄国！”一个戴無沿帽的人也附和着。

“犹大！”一个老太婆握起拳头威胁这两个兵士。

“布尔什維克！”演說家宣布說，“下等貨！黑暗！自發勢力！列宁手中的盲目的武器！”

“是武器，而且是坚固可靠的！”戴便帽的小伙子喊道。

“果然果然！”戴無沿帽的小販叫了起来，“我早就注意你了——布尔什維克，一眼就看得出来！”

“說对了，是布尔什維克！可你是个投机商人！……要議論

列宁你可要小心点，”小伙子轉向演說家，“保护保护你的小礼帽吧！”

“他在哪兒啊，你的列宁在哪兒啊？……你們的列宁沒有啦！跑啦！不敢回来啦！你們的列宁鑽到地縫里去啦！”

突然，一个年紀很輕的少女跳到演說家旁边的一堵圍牆上，响亮地喊道：

“列宁維護工人，工人也拥护列宁！……列宁万岁！”

“布尔什維克的娼妇！”軍官冲着她开口便罵。

戴便帽的小伙子已經郑重其事地向演說家开火了：

“你們的克倫斯基向資本家投降了！你們的克倫斯基自己就是一个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工人們为了保护列宁，都能揪断你們的脖子！”

“哈哈，你还想威胁人哪！”演說家尖声叫喊着，“你的乳臭还没干呢！”

他猛地一脚踢在小伙子的肚子上。

小伙子被踢到圍牆上又倒了下來，后腦猛撞在一根鉄柱子上。

整个人群、街道、建筑，都在他眼中旋轉起来。……

站在圍牆上的少女扑到他身边：

“瓦夏！”

“流氓！混蛋！”人群中喊了起来。

“該給你这么一下！”戴無沿帽的小販幸灾乐禍地把头一点，“看他还說不說了，混蛋！”

少女俯身向着小伙子。她用手撫摸着受伤的人的头，轉过身来望着人群。

“卑鄙的东西！”她在沉靜中清楚而輕蔑地吐出了这几个字。

两个兵士互相望了一眼，毫不犹豫地漸漸走近演說家。……

突然，在两个兵士面前出現了一个奇怪的人，他穿着一件有寬大披肩的男大衣，戴着一頂揉皺了的旧便帽，長頭髮一直

披到肩上，还戴着一付金屬框的眼鏡。这个人以坚决的动作止住了那两个兵士，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說：

“小心一点，同志们！現在發火太早了！……好，走吧！”

年輕一些的兵士怀疑地望着这个長頭髮的人。不过巴甫洛夫却把头一点：

“走吧，謝妙！”

演說家沒有了反对者，又开始統治講台了：

“我們讓列宁溜走了！……我們还正在讓一切逃兵和叛徒溜走！这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公民們？……难道一直要等到政府完全不成其为政府的时候嗎？！”

“政府！”戴無沿帽的小販惡意地接着說，“难道这是政府嗎？一塊抹布！应当把布尔什維克捆起来才行！要不然他們就要把事情干成了。”

“政府怎么样呢？我們又是干什么的？”演說家激昂慷慨地說。“大家应当像一个人一样，狠狠地反击布尔什維克！……把所有的德国間諜都抓起来！首先應該抓的就是——列宁！”

瑪麗亞宮閃閃發光的白色大理石阶梯。沒有一個人影。只有在高高的平台上，在龐大的金像框旁边，像一个玩具錫兵一样呆立着一个士官生——衛兵。那个像框頂上虽然嵌着一頂华丽的皇冠，框里面却一無所有。

在寂靜中，从远处傳來漸漸迫近的、勻調而沉重的士兵們有节奏的皮靴声。

从圓柱后面出現了一队衛兵，由一个贵族出身的騎兵下士率領着。这队士官生踏着步伐，匀称地搖晃着步槍的刺刀，沿着寬闊的阶梯走了上来。

短促的口令响了起来。这是相沿了几世紀的哨兵換班的仪式。……

从圓柱后面出来兩個穿便服的外國人，他們在下面停住，

好奇地注視着这个仪式。

这一队士官生迈着更慢一点的步伐向前走远了。

外国人上了阶梯，停在最上面寬广的平台走廊上。他們向四面望了一望，一个人也沒有發現，便走到一排寬大的大理石欄杆跟前。

“您沒有弄錯嗎，里德？”年紀大些的外國人問另一个年輕人，“空空如也！是不是今天不开会了？”

“不是的，上校，只不过在这里人們永远都是迟到的罢了。”里德的眼睛閃过一絲笑意。“可惱的只是，老也猜不出，今天他們会迟到多久。”

“那好吧，我們等一等……当然，如果这个預备国会值得我們等待的話。”

“不管值不值得，今天到这兒来开会的，可都是那些今天統治着俄罗斯的人……”里德的眼睛里又閃过一絲戏謔的笑意，“或是說，是些自以为在統治着的人。……对了，說起来，罗宾斯，我早就想請問您：您到底为什么要到彼得堡来？”

“問題很奇怪……正如您所知道的，我領導着美国紅十字会。而紅十字和博爱——不过是同一件事物的兩種不同的名称罢了！”

“但是不值得为了博爱走这么远哪，上校！您的金錢使您完全能够不出家門就表现出博爱来的呀。”

“不要天真吧，約翰，我們偉大的協約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那就是迫使俄国帮助我們打胜仗！……不是么，里德？”

“他們开始来了，”里德避开了回答。“只要一出現某个著名人物，我就去向他进攻。您会觉得有趣的，上校！”

果然，一些軍人和文官走上阶梯和平台来了。

几个穿着文官制服，領子漿得硬挺挺的官員，手里拿着皮包和文件，郑重其事地从旁边走过去，眼睛却斜視着这两个外国人。

“我可以向您提同樣的問題，里德，您為什麼到俄國來呢？”

“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應當到發生了美國公眾所想知道的事件的地方去！”

“美國公眾想了解馬恩河的战斗，也想了解孟加拉狙擊兵的騷動，還想了解巴黎最新流行的黑人音樂……”

“可是我願意使他們了解俄國的革命，上校！”

“您過於偏袒啦，里德……這可是採訪員的致命傷啊。”

平台和階梯上的人更多起來了。馬刺和勳章發出響聲，軍服上金的和銀的肩章、星星和刺繡，都閃着光。

大家都在低聲交談，可是嘈雜的聲音愈來愈大了。

“注意，上校！……我要進攻了！現在俄國的洛克菲勒——斯捷潘·格奧爾吉也維奇·李安諾索夫來了。他是一個立憲民主黨員，控制着全部俄國的石油！”

“那位將軍呢？”

“阿列克謝也夫，前陸軍參謀總長……在沙皇時代，事實上統治着整個俄國前綫……現在則是一切舊制度擁護者的希望，而且是獨裁者的候選人！”

兩個美國人都離開了欄杆，堵住倨傲的李安諾索夫和長着一片小白鬍鬚的矮小的將軍的去路。

“美國新聞界請求您，李安諾索夫先生，談一談您對於俄國革命前途的看法。”里德對百萬富翁說。

“革命是一種病，”李安諾索夫以一種慣於發表談話的人所特有的語調說。“人們並不會去問一個得病的兒童，他願不願意服藥來恢復健康。人們給他治病就得了！而成年人——我指的是英國、法國和美國——總應當懂得，這種病對他們自己也是危險的。特別因為，引起這場病的是布爾什維主義的病菌！西方大國遲早是應當來干涉我們的事情的。……”

“您指的是不是武裝干涉？”

“正是！”他四圍環顧了一下，繼續低聲說，“也許用不到實行